



古城之夜

黄平安

石泉古城隐在秦巴深处，藏身于陕南腹地，为国家AAAA级景区。如果说古城的白天如一位清秀俊朗的男子，清新雅致，潇洒飘逸；那么，古城的夜晚就是一位微醺的女子，香腮泛红，楚楚动人，惊艳了无数过客，也醉倒了多少路人。

古城的形，神秘而梦幻。古城的南边是汉江，汉江的南边是青山；古城的北边是青山，北边的北边是山外青山。毫不夸张地说，古城静静地沉睡在绿水青山的怀抱之中。白天，山水是妩媚的；古城向晚，绿水青山收起了白天的妆容，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温馨又浪漫，厚重而深邃。万家灯火和满天星光仿佛为汉江注入了催化剂，使江水发生了化学反应，渐渐地从碧绿变成了金黄。灯火是静止的，而江中的灯影在微风的撩拨之下，变得动感十足，变幻莫测，如金蛇狂舞，似繁星点点，若火树银花，像金水四溢。五彩的灯光和摇曳的灯影交相辉映，共同绘出了一幅色彩和谐，如梦如幻的诗意画卷。

古城的色，暖意融融，温情脉脉。城外，是被万家灯火渲染出的暖色调；城内，更是极具诱惑的色彩。红红的灯笼，仿佛是美人迷醉的双眼，就那样痴痴如醉地看着你，看着你匆匆忙忙的脚步，看着你喜气洋洋的笑脸。另一种色彩是家家户户店铺里溢出来的灯光，有门头招牌闪烁的金色暖光，有餐厅雅座透出的温暖暖光，有烧烤炉里跳跃着的红红的火苗。若是雨夜，水灵灵的石板街上仿佛铺满了锦绣，五彩缤纷的灯光在水面上涂鸭，亦真亦幻的色彩在夜色里碰撞，迷醉了无数人的眼。偶有红裙女子执伞而过，衣袂飘然，立刻唤醒了路人的目光，也激活了久候的快门。古城的夜色里总是装满了温情，蓄满了暖意，不夺人眼球，不哗众取宠，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慈爱而又安详地看着古城里那些来去匆匆而又笑意盈盈的子女。

古城的味，是街上最具魅力的气息，也是吸引无数游人纷至沓来的理由。陕南与四川、湖北、重庆等地接壤，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南北交融的文化特色，给这里的美食贴上了个性化的标签。漫步在古城里，勾引你味蕾的无外乎是麻辣酸甜，但它麻而不烈，辣而不燥，酸而不过，甜而不腻，既有秦巴风情又有汉水韵味，既兼收并蓄又和而不同。古城南临汉江，打开窗子，便有江风拂面，有色色养眼，能看到鱼儿在跳跃，在追逐，在嬉戏。水清鱼鲜，汉江鱼当仁不让地成了古城美食的主角。虽然汉江鱼是本地人的家常便饭，但在外地人眼中，却是地地道道的美食。古城的店家们做鱼，既有自己独有的秘籍，也有博采众长的创意。品类繁多，烹法多样，形成了古城汉江鱼的特色，如烤鱼、石锅鱼、木桶鱼、麻辣鱼、酸菜鱼、茴香烧小鱼等数不胜数，各具特色。人们在汉江鱼面前都是“饕餮客”，没了谦让，少了斯文，有的只是大快朵颐。除了鱼，还有飘荡在大街小巷的“腊味”。这里自古就有制作腊味的传统，腊肉、腊肠等美食特别有名。只要有店铺在京制腊味，腊味的浓香便会走街串巷，横冲直撞，直往你鼻孔里钻。即使是因庭信步，你也会轻易地被嗅觉所奴役，让它牵着你的鼻子走。受到馋虫刺激的人们各寻所爱，很快便挤满了古城大大小小的鱼庄或食府。人们或在包间里边吃边聊，或在后排档里狼吞虎咽，或手持辣串边走边吃，尽情享受古城带给他们的味觉体验。好多游客辗转数百公里来此，只为了那一口“心头好”——古城美食。毫不夸张地说，古街的夜晚，是美食的天下，是吃货的天堂。

古城的声，与众不同。古城远离交通要道，又禁止机动车辆入内，便少了现代交通工具带来的喧嚣。距离城西不到一公里处，水库大坝将汉江拦腰截断，古城外的汉江立马纤细了许多。但水声却是执着的，总是不知疲倦地浅吟低唱着，没有起伏，也没有高潮，却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喜爱。古城里的欢声笑语既热闹又响亮，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使古城多了几分生动和灵性。南来北往的人混搭在一起，无论是静坐的，还是走动的，兴奋之情总是溢于言表，有南腔北调，有依依软语，有且酒且歌，有呼朋唤友……欢声笑语中饱含着满满的幸福和喜悦。周末或是节假日，古城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节目轮番上演，奔放的龙舞、刚劲的狮舞、欢快的采莲船、古雅的皮影戏、热闹的县令巡游，动静混搭，声色交织，光影闪烁，笑语喧哗，把古城之夜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因为古城小，按理说，它的夜色是短暂的，也是缺少魅力的。但石泉古城却恰好相反，它是一座“不夜城”，也是一座“美食城”，精致古雅中彰显着包容和大气，使那些热爱生活的人们在这里找到了无数爱上它的理由，也找到了很多夜不归宿的借口。

父亲的味道

成忠旭



父亲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从我记事起，就见他抽烟。母亲每次看到父亲抽烟时，都会唠叨两句：“你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然而，父亲并未停止抽烟，反是“变本加厉”了，抽完一根又接一根。

父亲兄弟几个都爱抽烟，每次闲下来围坐在一块，先是发一根烟，再唠嗑。有时他们之间的距离隔了好几米远，但仍然会扔一根烟到对方手里。我在想，烟的“魅力”有这么大吗？有次，见父亲抽烟，我走向他面前说道：“爸，要不我给你买一袋水果糖，想抽烟的时候，你吃一颗糖，嘴里就不会觉得干了，是不能把烟戒了。”父亲只是简单的一句“咋可能么”回应了我。后来，我也学会了抽烟，直到戒烟时才明白了父亲那句话的深意。

抽烟时间久了，就会经常咳嗽！父亲也经常咳嗽，他的咳嗽声，已成为我起床的“闹钟”。俗话说：年龄大了就没有瞌睡了。父亲每天早晨起的早，他一起来就会抽烟，接着就是不断的咳嗽，这时，我知道天快亮了，该起床了。多少年来，这个“闹钟”一直很准时。

或许是农村出身，父亲对烟并不挑剔，2元、5元、10元一包的烟，他都是“来者不拒”。今年五一回家前，父亲特意在电话里叮咛了几句：“不要给我买烟，屋里有了，给你外爷买条把子烟就行了。”他的话，我并没有听进去。到家时，我把给外爷的烟装在袋子里，剩下的放在桌子上。过了一会儿，父亲突然从我背后走来，“这烟不是别人的吧，我把它拆了哦。”“不是，就是给你买的，你抽吧。”我连忙说道。这时，我的心感觉被针狠狠地扎了一下，父亲明明没有了烟为何还这样说？就是给他买的烟为何要问是否给别人的？直到父亲嘴里叼上一根烟时，我才坦然释怀。那一刻，他的脸上“挂满”了笑容，只有我这个当儿子的能懂其中的含义。

如今，母亲也不阻止父亲抽烟了！她说：“你爸抽了半辈子烟，让他一下子不抽，那就和割了他身上的一块肉一样——‘疼’。”时间一点一点在流逝，父亲身上散发出来的烟味却没变过，那是父亲独有的“味”，也是我喜欢闻的“味”！爱抽烟的父亲还是一个泥瓦工。

为了家里的生活能够富裕一些，父亲和表哥一起给村上的农户盖楼房。或许是父亲舍不得荒弃家里的土地，一年也就干百十天的活。

记得上大学时，每次回家前，都会给父亲打电话会一声，他好给我“安排”伙食。父亲在家了，就给我做饭，不在家了，会告诉我哪里吃饭。但是他总会抽出一天时间来陪我，而我也毫不吝惜自己的脚步，父亲走哪，我就跟哪，俨然成了他的跟屁虫。

自家村上的房子越盖越少，慢慢地，父亲他们的“生意”就扩大到其他村子，因此父亲也就有了一辆属于他的两轮摩托车。我在家时，父亲早上天没亮就起床了，简单收拾一下，顺带给我嘱咐一下吃饭的事，骑着心爱的摩托去“上班”了。

农村人晚上睡得早，我躺在床上等父亲回来。他一进门就能闻到他身上水泥浆散发出的刺鼻味，本想说一句关心的话，却始终难以开口。父亲即使再累，他都会坐到床边和我说上一会话。“爸，哪儿不管住吗？这远的很，你一天骑车累得很，不行了就住在哪里，少跑点……”还没等我说话，父亲紧接着说：“那哪能行。”我明白父亲的心思，他知道，我回来一次不容易，再远都要回来看看我。因为下一次回家，不知是何时。

不去盖房时，父亲就待在家里陪我，顺带去他那心爱的土地上“折腾”一番。每次回来时，身上都有一股土味，那是大自然最真实的味，也是农户辛勤一年大收成需要的味，更是我闻了几十年的味。

说起父亲，同辈的人都知道他不喜欢学习，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即使这样，父亲身上的“文化”味仍非常浓烈。

每到过年时，父亲都会买一本“书”，它的名字叫“日历”，一有时间就翻出来“阅读”，看看二十四节气，看看哪一天日子好……时间长了，父亲的眼睛越看看不清书上的字了。于是他又有了一副新“装备”——眼镜，戴上眼镜的父亲更像文化人了。



瀛湖

第1232期

凌波飘香 少卿作

紫阳三题

杨毅波

文笔山

太阳到这里总在笑
滋润的美
透明而厚实
迎春花的蜜翅
灵动 梅兰竹菊的四季

石阶

稍作逗留
身上都沾染香气
腌的 蒸的 磨的
香味儿很地道
水好 洗出一城
仙人掌
紫阳人滋润
滋润人爱水
水里不放料包
碧透了，一河一江

水围城

一条江不够用了
携来一条河
鸟和鱼的落差很大
水动处 笔无影
都是书法

盘旋
在夜色里
踏个来回
向下
深不可测
一盏渔火悠然
几条鱼儿扑棱
展示江面
向上
是玉皇大殿
灯展把天庭布满
天幕下的街
静谧 温馨
城 在春梦里享福
梦 在春水里萦回

献给孩子们的歌

张朝林

如今的孩子们赶上了好时代，玩具应有尽有，布娃娃、橡皮动物、机器人、卡通片等墙角一推，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陆地跑的满屋子都是。可是，缺少了童趣。七十年代的我们，生活是苦的，童年是甜的。童年里，我们没有一件购买的玩具，但童年依然快乐——因为我们拥有自己发明创造的、数也数不清的玩具。那时候，柳树林，小溪边，小山包都是我们的家，木棒、柳条、竹叶、黄土等都是我们发明玩具的材料。形形色色的玩具，隐藏着童年的乐趣、智慧、理想。

树林里，拣三处阴翳，那就是过家家的三个“家”。过家家，一般分三个家，每个家由两个“大人”、三个“碎人”组成。当“大人”的，必是智勇双全、人缘极好的男性。那时候，与我同年的姑姑，漂亮、温柔、细心、善良，大家争着来当“内人”，姑姑偏偏选中我来做她“当家”的“大人”，没有走进过家家的角色时，我依然喊她姑姑。一旦走进角色，我就学父亲的样子：“哎！内人。”她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哎！当家的。”

过家家开始了，三个家张罗着装饰屋子，操办酒席，规矩有一条：就是不许互相偷看。完毕，评出一二三四。

比赛开始，我是“大人”，指挥着“碎人”——根子爷和诚子爹运材料，我造房屋，“内人”姑姑主办酒席。

两棵“梧桐树”，树叶铺成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从门前通向远方，用小铲子，拍出一个平平的院子，扎上篱笆，将树叶撕成芭蕉叶的形状，栽在院前，野花插满院头，院落的正前方对着南山，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风韵。

气。童年的我们发明了许许多多的玩具，把竹筒的一头打开一个小洞，另一头全打开，在一个木棍一端系上布团，成为一个“活塞”一把水枪就制成了。夏天里，我们用木枪打仗。木头被我们削成各式各样的手枪、步枪、冲锋枪、机关枪。黄泥巴，被我们雕成汽车、坦克、大炮、飞机，最有趣的造“土炸弹”了，比比谁的响声脆、威力大。我的“土炸弹”在比赛中，多次被评为第一。万爹的“土炸弹”要么不响，要么是“呼味”子，每次比赛都扫尾。他想造出响炸弹，不得不将自己舍不得吃的水果糖塞给我，向我学习造“土炸弹”的秘方，我把三个技巧传给了他：第一，选材，用黄泥土，无沙子，和泥软硬适中，软了，响声小，硬了，炸不开，没响声；第二，制作，捏成碗状的“土炸弹”薄厚要匀称，边缘要在同一个平面上；第三，使用，往下用的时候，口向下，要垂直，这样，炸弹里的气量足，炸得响，偏了，炸弹里的气量少，就是“呼味”子。

这个秘密泄露了，大家做的“土炸弹”个个响声震天，都是第一。